

開放文學 - 歷代筆記 - 夷堅乙志 卷第八

牛鬼 秉義郎高世令，居台州黃岩。紹興四年，攝徵稅於溫州白沙鎮。二月十九夜，已就枕，聞窗外兩人呼曰：「異物且來殺君！」君謹避之。堅塞五竅勿與校，庶或可脫。審其聲，乃舊同寮明州都監李利見。台州巡檢趙祿，皆死矣。大懼，即蒙被危坐以待。少頃聞有詬李趙者，曰：「我殺高世令，乾君何事？」別一人以杖拄地行，過床後若瞽者，細語雲：「彼呼君時，切勿應。」又聞詬者曰：「盲畜生，汝亦復強預人事？」李趙相與勸解曰：「殺一高世令，於君何益？」既而一蟲薨薨然自窗隙入帳中，繞被飛鳴，且十數匝。高窺見蟲色爛然如金，垂紅線於後，引手欲挽之。李趙又呼雲：「禍事禍事，殺之冤害益重。」乃縱之，來往盡夜，終不得逞而去。小史窺窗外，見少年與一嫗對立。少年曰：「須與翁索命。」嫗曰：「宜然。」天明啟門，則兩牛臥籬下，跡所從來，乃近鎮五里農家物也。鎮寨巡檢聞此怪，招高飲，開釋之。俄而求歸曰：「老嫗少年，皆在卓下矣。」高妻擎皆在黃岩，是夜見其妾雲，君來時我已有娠。今小蓐以死，昨嘗寄履襪達乎方啜泣。李趙褰帷入，敘闊如平生，高度必死。竟夕秉燭，遍作書與親舊訣，得八十幅，語或雜偈頌，殆類有物憑之者。屢冠帶走出，將赴舍前江水，復聞空中語曰：「勿與鞋，與即去矣。」左右藏去之，凡不飲食，五日乃醒。家人來視之，所謂孕妾實姪身四月，食牛肉而墜，元不死也。高亦無恙。吳傳朋說。

歌漢宮春

紹興四年，蜀道類試進士，成都使臣某人禱於梓潼神，願知今歲類元姓字。夜夢至廟中，見二士人握手出，共歌漢宮春詞，問玉堂何似茅舍疏籬之句。神君指曰：「此是也。」明日復入廟，將驗昨夢，土人來者紛紛不絕，久之有兩人同出，攜手而歌，果夢中句也。省其狀貌皆是，即趨出揖之曰：「二君中必有一人魁選者，具以夢告，皆大喜。」已而更相辯質曰：「自我發端，曰：『我正唱此。』一人者，仙井黃貢也。奮然曰：『此吾家舊夢，何預君事邪？吾父初登科時，夢神君贈詩云：『玉堂消息近，金榜姓名高。』覺而喜，自謂必為翰林學士，然但至成都教授而終。以今思之，端為我設。所謂玉堂消息者，正指詞中語耳。是歲貢果為第一，兩世共證一夢，雖一時笑歌，亦已素定於數十年之前。』神君其靈矣哉？」關壽卿說。

萬壽宮印

幹道二年，靜江臨桂令郭子應，夢人告曰：「君新除提舉萬壽觀，郭方以邑事為苦，而驟得祠官，夢中喜甚。」明日轉運判官朱■以諸州折米錢，檄郭蒞納，令別關印用之。於辛字庫中得印一紐，後數日取視之，其文乃桂林玉清萬壽宮記，臨桂丞張寅說。師立三異。

饒州妙果長老師立。少年時，行腳至衡山福嚴寺，方夏四月晚，游寺前兜率橋，見潭下峭壁間，異僧背負石而立。師立夙聞人言，此地有羅漢，隱見不常，且憶藏經所載持地菩薩入石壁事，竦然敬視，忽壁開尺許，僧入其中，複合無纖罅，又旬日放參畢，與同參二人，信步到寺後虎跑泉亭上，天風倏起，二僧欲歸，師立獨少留。二僧曰：「久知亭下多異，師無庸留，立方壯不以為意。」俄亭西南角有扣柱者，繼即伸手內向，漸進不止，肘幾過五尺，立戲之曰：「復能縮否？」應聲而退，少頃又聞扣柱聲，立曰：「若聖者邪，當隱；若山鬼即見形，如食久一手復出，五指初大如椽，漸小如嬰兒初生指狀，立頗恐。」即下山，時紹興十年也，又三歲還鄉，過廬山白雲庵，清夜禮佛，有物行體外，類牛及虎，開戶視之，一黑牛絕大，裴回往來，立念日中無所見，豈鬼邪？明日至其處，乃巨青石偃臥，正昨夕牛行處雲，師立說。

吹燈鬼

妻族婿王氏子，居唐州方城縣麥陂園，與邑僧一人厚善。僧死數年矣，夢如平生來，語笑良久，且贈詩而去。既覺，能憶兩句曰：「父母丘墳畢，兒孫歎自緣。」忘其末聯，復祝曰：「若果有靈，勿惜再夢。」遂復得之曰：「青山無限好，歸去莫留連。」明日味其語，疑為不祥。他日自縣歸舍，薄暮矣，被酒策馬獨行，僕在後未至，行二十里，望叢棘間七八人相聚附火，往就之，皆丐者也。環坐不語，細觀其形狀，略與人同，而或斷臂，或缺目，或駢項，無一具體。見王生躍而起，吹其所執燈，燈以豬胞為之，得不滅，震怖疾馳，鬼追之不置，又二十里乃到家，急扣門曰：「鬼逐我！」門中人鼓噪以出，始散去，遂得病死。

無頰鬼

吾鄉白石村民，為人織紗於十里外，負機軸夜歸，月正明，一人來曰：「吾膽怯多畏，聞此地有鬼物夜出，願得俱行。」民許之。其人曰：「脫有所睹，何以為計？」曰：「我見之，當擊以軸，腰下插大鐮刀，亦可殺也。」其人竦然，行稍後，又呼曰：「人言鬼無頰，試視我面，民知其鬼也。」舉刀回首欲揮之，領與胸接，兩眼眈眈然，遂不見。

長人國

明州人泛海，值昏霧四塞，風大起，不知舟所向。天稍開，乃在一島下，兩人持刀登岸欲伐薪，望百步外有篠籬，入其中，見蔬茹成畦，意人居不遠，方蹲踞摘菜，忽聞拊掌聲，視之，乃一長人，高出三四丈，其行如飛。兩人急走歸，其一差緩，為所執，引指穴其肩成竅，穿以巨藤，縛諸高樹而去。俄頃間，首戴一鑊復來，此人從樹杪望見之，知其且烹己，大恐，始憶腰間有刀，取以斬藤，忍痛極力，僅得斷，遽登舟斬纜，離岸已遠，長人入海追之，如履平地，水才及腹，遂至前執船，發勁弩射之不退，或持斧斬其手，斷三指落船中，乃捨去，指粗如椽。徐兢明叔雲嘗見之，何德獻說。

秀州司錄廳

秀州司錄廳多怪，常有著青巾布袍，形短而廣，行步遲重者，又有婦人，每夜輒出，惑打更吏卒者。先公居官時，伯兄丞相方九歲，白晝如有所見，張目瞪視，連稱水水，移時方蘇。後兩日，公晚自郡歸，侍妾執公服在後，忽大呼仆地。公素聞鬼畏革帶，即取以縛妾，扶置床，久之乃言曰：「此人素侮鬼神，適右手持一物，甚可畏，謂帶也。我不敢近，卻不知我從左邊來。」方幸擒執，又為官人打鍾馗陣留我，我即去，願勿相苦。問汝何人，不肯言。至於再三，乃曰：「我嘉興縣農人支九也。」與鄉人水三者，兩家九口，皆以前年水災漂餓，方官賑濟活人時，獨已先死。今居於宅後大樹上，前日小官人所見，乃水三也。公曰：「吾事真武甚靈，又有佛像及土地灶神之屬，汝安得輒至？」曰：「佛是善神，不管閒事。」真聖每夜被發杖劍，飛行屋上，我謹避之耳。宅后土地，不甚振職，唯宅前小廟，每見輒戒責，適入廚中，司命問何處去，答曰：「閒行。」叱曰：「不得作過。」曰：「不敢。」遂得至此。公曰：「當時出者二物為何？」曰：「青巾者，石精也，稱為石大郎，正在書院牆外籬下，入地三尺許。婦人者，秦二娘，居此久矣。」公曰：「吾每月朔望，以紙錢供大土地，何為反容外鬼？」汝為我往問，明日當毀其祠。」曰：「官豈不曉？雖有錢用，柰腹中饑餓何？我入人家有所得，必分以遺之，故相容至今。」默然，食頃復言曰：「已如所戒，白之土地，怒我饑舌，以杖驅我出。」公曰：「曾見吾家廟祖先否？」曰：「每時節享祀，必往觀，聞飲食芬芳，欲食不得，列位中亦有虛席者。唯一黃衫夫人，見我必怒，又使往覘，俄氣喘色變，徐乃言曰：「方及門，為夫人持杖追逐，急反走，僅得脫。所謂夫人者，曾祖母紀國也。」公問所須，曰：「鬼趣苦饑，願得一飽饌，好酒肥鵝，與眾人共之，無如當時以瘦雞相待也。」語畢竦然傾耳，如有人呼之，遽曰：「地震怒，逐我兩家出。」今暫止城頭，無所歸托，願急放我歸，自此不敢復來矣。」乃解其帶，妾昏睡經日，乃醒。

無縫船

紹興二十年七月，福州甘棠港，有舟從東南漂來，載三男子，一婦人，沉檀香數千斤。其一男子，本福州人也，家於南台，向入海失舟，偶值一木浮行，得至大島上，素喜吹笛，常置腰間。島人引見其主，主夙好音樂，見笛大喜，留而飲食之。與屋以居，後又妻以女，在彼十三年，言語不相通，莫知何國。而島中人似知為中國人者，忽具舟約同行，經兩月，乃得達此岸。甘棠寨巡檢，以為透漏海舶，遣人護至閩縣，縣宰丘鐸文昭，招予往視之。其舟割巨木所為，更無縫罅，獨開一竅出入，內有小倉闊三尺。

許·雲女所居也·二男子皆其兄·以布蔽形·一帶束髮跣足·與之酒則跪坐·以手據地如拜者·一飲而盡·女子齒白如雪·眉目亦疏秀·但色差黑耳·予時以郡博士被檄考試臨漳·欲俟歸日細問之·既而縣以送泉州提舶司未反·予亦終更罷去·至今為恨雲·詹林宗

鄉土詹林宗·紹興三十二年·讀書於成西妙果塔院·晨起·巾櫛有小蛇·正據巾上·移時方去·逮秋試中第五人·幹道元年·當科舉·往近村大塘湖僧庵肄業·默自禱曰·前三年靈瑞·已得第五·今舉或魁選·當感大蛇為兆·禱之明日·方獨坐作尚書義·有蛇不知從何來·蟠其坐側·伸首顧眄·驚之不動·久乃趨出·詹殊自喜·及揭榜果第一人·

葛師夔

葛師夔·為洪州武寧簿·入府白事·泊於上藍寺·欲以遲明上謁·時方六月·惡從吏同室撓睡·獨設一榻·扃戶而寢·但小吏在戶外·餘皆宿水陸堂·就枕未幾·聞踢床上人鼾睡·叱之稍止·才欲寐·則聲復厲·葛伸手取溺器·正觸其身·甚怒·須天明治之·泊雞唱·外報可起·既下床·鼾者尚不動·葛出戶·呼小史以燈入·驗為何人·史駭叫曰·死漢也·奔出外·盡呼宿直者與主僧來觀·乃一男子·戴烏帽皂袍束帶·偃然其上·奄奄無喘息·僧識之·驚曰·是寺中素所往來者·死已五日·昨斂於寺後·何以能至此·急邀其子視窓處·棺空矣·他日·又至寺·憩方丈中·主僧相就夜語·葛偶及故人劉縣丞數歲無消息者·僧蓋與劉善·指臥榻曰·丞死於別室·其妻則終此榻也·葛初不知此·頗懼·然不克徙·既寢·輾轉不寐·聞擊床屏者三·心顰然·強呼曰·若是故人·何惜明告·即連扣數聲·大呼葛字曰·鳴道安樂否·葛蒙被亟走出·明日遷居·紹興甲子·葛為餘乾丞·與予言·今追書之·失劉丞姓字矣·

虔州城樓

紹興十七年夏·先公南遷·予與季弟從行·八月二日·至虔州·泊舟浮橋下·登城樓少休·郡守曾卿端伯慥來見·曰·此非館處·獨鬱孤台可爾·而周康州先居之·明當去矣·姑為一夕留可也·是夜奉先公正中設榻·予兄弟席於旁·丁夜·予起更衣·從北偏門出·一人正理髮·發垂至地·時兩僕宿門內·曰汪三、程七·予謂是此兩人·呼之不應·復還視門內·蓋寢如初·固疑之矣·又出焉·運櫛尚未止·面對女牆·足太半垂在外·風吹其發蓬蓬然·心始動乃還榻·明日而先公言汝夜何所往·吾聞抱關老卒雲·樓故多怪·每夕必出·予因道昨所見者·是日徙於鬱孤·竟夜不成寐·又聞周康州在館時·有人從房中開二重門走出·意以為盜·呼其子尾逐之·門蓋自若也·

小鄙題詩